

楔子

「紅月皇朝萬萬年，一條珠江養萬民，四海昇平仙島隱，萬般金銀土裡藏，一把鑰匙一方圖，缺一不可貪求寶，青龍將軍守將門，白虎王爺鎮八方，朱雀玄武齊護寶，富可敵國數千秋。」

朱雀城外的小村落，幾名村童圍成一圈，手拉著手唱出紅月皇朝人人會吟唱的童謠，雖說是一首簡單的童謠，卻唱出紅月皇朝的傳說。

話說數百年前，紅月皇朝的祖先發跡珠江，且靠著在珠江找到神仙留下的寶物而建立皇朝，更有人說祖先們找到的寶物還沒用完，留下一些是要給後世度難之用，這首童謠就是給後世尋寶人的提示，因此，數百年間皆有貪財之人忙著尋找紅月皇朝的寶物。

然，皇朝已過數百年，先不說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城的規模位置不同以往，那條珠江也早就不在紅月皇朝的地圖上，再說，更從沒人看過童謠裡說的鑰匙跟地圖，尋寶人往往無功而返，終究得利的是這首流傳幾百年都沒讓人們遺忘的童謠。

有些人猜想，或許只有那句「四海昇平仙島隱」是真的，現在的紅月皇朝富庶繁榮，各城各有營利，寶藏當然也就跟著仙島消失了。

童謠裡的青龍，指的就是紅月皇朝有名的水鄉澤國——皇朝東邊的青龍城，因為地勢造成此城多溪河，皇朝遂修建四通八達的水道，讓此地多以扁舟代步的居民往來便利，因而居民大都以捕魚維生，漁獲量足以供應全皇朝所需。

白虎城坐落皇朝西方，地處邊陲且四周皆是一片荒漠，唯有城建於綠洲之上，雖無豐富水產，但自食已足，不過也因地理位置的關係，附近野獸甚多，居民大多為獵人及商人，一方捕獸一方買賣獸肉皮毛，偶有珍食異獸能賣得高價，生活雖不甚富裕，倒也還過得去。

至少，比起位於偏遠北方、只能依山而建的玄武城好多了，畢竟這裡是全皇朝最貧瘠的土地，加上日夜溫差大、乾燥少雨、地勢頗高，實在難以栽種作物，以往只能靠著來往南北的商旅賺錢。

所幸老天垂憐，近年玄武城主在附近的山壁發現岩鹽，以此和朱雀城的鹽商，也就是朱雀城的城主進行交易，居民生活品質才提升一點，換句話說，玄武城依賴朱雀城而生。

反觀朱雀城則是紅月皇朝最富有的一城，地處南方，有山有湖有平原，不僅能栽種稻米及桑葉，也因此能養蠶吐絲、紡織成紗，連帶造就商業興盛，成為國庫的主要稅收來源。

就連城外的小村，也因為能跟城裡的人做生意，生活都過得不錯，父母好過，幾個小童才有閒情逸致唱童謠、嬉鬧著。

「……玉狐山下銀狼洞，月下半沒光影中，銅錢問路擲湖心……」綁著兩條髮辮的小女童，一邊拉著同伴的手，一邊用軟綿綿的嗓音唱著。

「小巧妳在唱什麼？我怎麼沒聽過？」綁著高高髮束的小男孩，皺著臉問。

小巧天真的回答，「童謠啊！富可敵國數千秋，玉狐山下銀狼洞，月下半沒光影

中，銅錢……」

「妳記錯了，富可敵國數千秋是最後一句，妳想再唱是不是？那要從紅月皇朝萬萬年開始。」

「我沒有記錯，這是我娘教我唱的。」她不會記錯的，娘每天都會在她耳邊唱上一回才讓她睡。

「那是妳娘記錯了，不然妳問別人，我們娘都沒這麼教我們唱。」小男孩理直氣壯。

因為兩人的爭執，其餘的幼童也都停止吟唱，大夥齊看向小巧，開始有人聲援小男孩。

「嗯，我記得婆婆也是教我唱到富可敵國數千秋，小巧妳應該真的記錯了。」

「什麼山什麼洞的，我沒聽過耶。」

「我之前跟我爹去青龍城，我表弟也是唱到富可敵國數千秋，後來就沒有了，一定是小巧唱錯。」

被玩伴誤解，小巧眼眶一紅，「沒有，我沒有記錯！」一喊完，小小身影氣得手大力一揮，十分委屈的跑回家中。

剛回到家，她便四處尋找娘親的身影，好不容易在後院的菜圃見到一名婦人，婦人正彎腰看菜苗，沒注意到小人兒接近。

「娘——」小巧一見她，還等不及對方回頭，手臂一張就抱著她的腰哭訴，「阿草他們說我唱錯了，沒有，我沒有，我……」

石弄月直起身，愛憐的撫著女兒的頭，輕聲開口，「怎麼了？慢慢說，別急，娘正聽著呢。」

小臉一抬，淚水還在眼眶中打轉，她不滿的抱怨，「娘，阿草他們不知道怎麼唱，就說我唱錯了，我沒唱錯啊，娘教我的，我一個字都沒忘，玉狐山下銀狼洞，月下半沒……」

聞言，石弄月身子一僵，打斷女兒的話，「巧兒，妳唱給別人聽了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，我們剛剛在唱童謠呢，只是我才唱沒幾句，阿草就說我唱錯了，我明明就沒唱錯，娘，我沒唱錯是不是？」

鬆了口氣，石弄月安撫的摸摸小巧的頭，稍微整理一下女兒亂掉的衣衫，再把掉出衣服外的項鍊塞回衣內，那是一條紅繩繫著鳳凰圖形般的金鎖片。

接著，她伸手拉起軟嫩的小手，緩緩步回屋子。

「娘，妳怎麼不說話？」小人兒急著想要娘親的認同。

「巧兒，妳這急性子要改掉，事情慢慢想才會想通，慢慢做才不會亂調，懂嗎？」這丫頭要是不改改性子，往後要吃虧的。

「懂……那娘妳說呢，妳說巧兒唱錯了嗎？」

石弄月搖搖頭，果真是本性難移，晚點巧兒的爹回來得跟他說說，女兒有大半性子都像他！

一大一小的身影步進屋子，石弄月卻沒停下腳步，牽著女兒緩緩往屋前走，有別於屋後的菜圃，屋前的院落只用來架竹竿曬衣被。

她在長凳上坐下，笑看小巧嘟著嘴不滿，兩手一抱，讓女兒安坐她大腿上。

「巧兒，咱們坐這等妳爹吧，妳爹說帳房的管事要退位了，老爺那要給他升職，今兒個要帶隻鴨腿給妳呢。」一看女兒撇過臉，知她還在生悶氣，石弄月失笑，故意取笑，「巧兒不要鴨腿了？」

「娘——」

「好了好了，巧兒別氣。」石弄月故意捏了捏她的鼻子，看她嘴翹更高了，眼裡盡是疼愛之情，「娘知道巧兒沒唱錯。」

小巧圓圓的臉終於有了笑意，「對嘛，我明天就去跟阿草說！」

「那可不行。」白晳手指熟練的拆掉女兒的髮辮，先是重新梳理，接著劃分成三等份，仔細的編著，動作十分輕柔。

「為什麼不行？」她又沒唱錯。

暗嘆一口氣，石弄月思索著怎麼跟年紀尚小的女兒說明白。「巧兒，妳記住了，娘教妳唱的歌謠妳不能跟外人提起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事妳長大了就會明白，妳先學著，以後還得教給妳的子子孫孫呢。」現在說了，小妮子不懂，反倒會說漏嘴，過些年再跟她說吧。

小巧想不通，眉毛都皺起來了，石弄月清楚女兒的性子，連忙帶開她的注意力，「巧兒，妳瞧這日落的景色有多漂亮，像不像咱們上回進城時，在布行看到的那塊染布？」

「嗯，漂亮是漂亮，但天天看還不都一樣，我比較喜歡布行裡的染布，每塊都不一樣，有像雪像天的顏色，那才漂亮。」

「傻孩子，妳以後想看這落日還不簡單呢，興許妳爹升了職，過陣子咱們就要搬進城裡，城裡看的就沒這麼漂亮了。」孩子的爹有個好活能做，她是開心，就可惜了後院的菜苗。

「沒什麼不好啊，我往後就能天天去逛布行。」

「好好好，妳天天去逛。看我們家巧兒看中哪塊布，娘幫妳做新衣。」果真是孩子啊！倒是一點都不擔心要去陌生的地方，「巧兒，妳再把娘教妳唱的歌謠唱給娘聽。」

「喔。」小巧晃著腦袋，聽話的唱起童謠，「玉狐山下銀狼洞，月下半沒光影中，銅錢問路擲湖心，仙人抬手指明路，一人勿闖神仙境，兩人攜手左右行，白石浮動勿踩空，黑石飄游是陷阱，一三五七跳一跳，偶數前進奇數停，銀眸獸目利如鋒，身子一蹲避風頭，螃蟹走路橫著行，左橫三步退一步，低頭迴身學木滾，莫等蟲兒咬你身。」

在童音吟唱中，橘紅落日緩緩下沉，母女倆等著歸人，石弄月還等著來日為女兒做新衣，小巧則等著長大會懂娘親的話。

夜漸沉，歸人不歸，可比橘紅落日的火光卻在小屋竄起，點點星火燎原，吞噬了所有人的等待。

第一章

清明時節，陰雨綿綿，連下月餘仍不見放晴，兩點滴滴答答落在泥濘路面上，讓原本積水不退的官道更難行走。

撐著破紙傘，細細小雨凝成雨滴，從破了個洞的傘面滑落，淋濕了傘下的男人和娃兒，可兩人不以為忤，步伐依舊緩慢。

佝僂著背，拖著一隻瘸腿的中年漢子才四十出頭，可常年的操勞讓他看來有如六十老叟，不僅面色蒼白，現下更是氣喘如牛，走三步得休息一步，蹣跚的步履似隨時要跌跤，全仰賴身旁不及腰高的娃兒攙扶著才勉強走得平順。

「娃呀，餓不餓？」

「不餓。」

「是嗎？」男人明白小娃體貼的心意，深深嘆了口氣，「就快到了，待會就有飯吃了。」

「好。」小童乖巧應答。

睜著圓滾滾的大眼，體形偏瘦的小童長得比同齡孩童還要矮小，瘦骨伶仃地不長肉，小小的手臂乾瘦如易折的樹枝，連骨頭都隱隱可見。

她的眼中沒有對新事物的好奇，只有早熟的無助和茫然，儘管不想離開撫育她多年的親人，儘管心中有很多不安，也只能抿緊發凍的紫唇，低垂著頭，堅強的不想讓親人為難。

「娃呀妳不要怪六叔無情，六叔真的過不下去才……六叔也捨不得……」說沒兩句，中年男子便哽咽得說不出聲。

瘦小的胳膊用力拉緊同樣無肉的大手。「叔，別哭，娃兒會過得很好，你不用替我擔心。」

「妳……妳這孩子……我……我捨不得呀！」才說完，泣音一轉，男人號咷大哭。終究還是捨不得啊，從小養到大的孩子，誰忍心割肉似地送去吃苦，不放在懷裡好好疼惜，當成寶寵著？

可是連年天災人禍不斷，大夥兒收成都不好，幾畝薄田實在養不起一家子七、八張活口。聽說城主家缺了幾個手腳伶俐，聽話又乖巧的丫鬟，他那婆娘也不和他商量一聲，便自作主張的和裡面的管事談好了，將剛滿十歲的娃兒賣入大戶人家。雖然這娃兒不是親生的，可養了五、六年總有些感情，況且她小小年紀聰慧又勤快，會幫著打水、撿柴、升火，讓人打心裡頭窩心。

「叔，你不要難過，人家說城主家又大又漂亮，還有很多飯可吃，我吃飽飽，叔也吃飽飽，大家都不會餓肚子。」少了她一個人吃飯，叔就有銀子治他的腿疾，家裡人都好過，她該高興的。

「娃兒呀娃兒，妳怎麼這麼貼心，咱爺倆不去了！要餓一起餓，大不了粥飯再煮稀一點，多加點水，忍一忍總熬得過去。」男子有了回頭的打算。

其實眉清目秀的娃兒是他從山神廟撿來的孩子，當時他與妻子成親十餘年仍未有兒女，見她討喜卻不知怎麼走失了，才會心生不忍帶回家照料，一如親兒疼入心坎。

不料小娃帶福氣，才帶回家不久，以為不孕的妻子竟接二連三有喜了，一下子家

裡人口大增，原本這也是好事，但連年天災加上前些時候為了多賺銀兩，他替人換瓦時不慎從屋頂摔落，命是保住了，可腿卻癱了，連下田耕作也不行。

想也是因為這樣，妻子才會狠下心要把娃兒賣給大戶人家攢點銀子吧。

「六叔，我們很窮，窮得連稀飯也吃不起，賣了我大家才有好日子過。六叔，窮人不講志氣，該低頭時就要低頭，要是餓死了誰也不會可憐我們。」她知道六叔不是她真的親人，但他們待她好是真的，會賣掉她也是不得已，如果可以她希望大家都能好過。

「娃兒……」

「六叔，別說了，你看我們是不是到了？」小娃制止中年男人的勸說，腳步停在兩扇朱紅色大門前的階梯，抬頭一看，門上掛了一塊匾額，寫著「祁府」。

「是、是啊……」中年男子也沒見過什麼世面，光是門口兩座雄偉的石獅就夠他驚顛了，反應跟娃兒差不多。

就在兩人猶豫著該不該上前敲門時，朱紅色大門被人拉開，一位捻著八字鬚、約莫五十歲上下的老者走出，他目光精鑠，原先有些不耐，在看到門前的兩人時，多了點打量。

不一會，老者對著中年男子開口，「你是岔口村的老六？」看這漢子一副虛弱樣，難怪讓他等了這麼久。

中年男子先是愣了一會，才急忙點頭，但應答的話還沒說出口，就讓老者截斷了。

「我是祁府的管家祁貴，你家婆娘跟我談過了，那娃兒留下，你上帳房領錢就可以走了。」祁貴也沒管他反應，低下頭，蹙眉看著不及他腰高的小娃兒，「妳就是老六家要賣的娃兒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我。」小娃仰著頭，明明心有懼意，卻膽色過人的直視冷眼斜睨人的管家。

「瞧這瘦得沒三兩肉的胳膊，個矮又沒氣力似的，妳能做什麼活呀？這跟當初說的可不一樣。」搓著下巴，他不太滿意地打量著她。

怕無容身之地的娃兒倒也機伶，大膽地往前一站。「我什麼活都能做，只是看起來瘦小了一點，其實我很厲害。」

「這……」祁貴捻著八字鬚搓呀搓地，明顯帶著猶豫，不一會終於鬆口，「好吧，這會是府裡缺丫鬟缺得緊，我才勉強用了妳，妳要是不用心做事，我踢妳走可是不會猶豫的，懂了嗎？我還有很多事得先教教妳，在大戶人家做事可馬虎不得，妳這鄉下丫頭得用心聽……」

也不管她跟不跟得上，轉身就走的祁管家開始滔滔不絕的訓示，平板的臉上沒有表情，一板一眼的說起做下人應有的本分。

可他走了好一會，叨唸了老半天才發現無人應聲，回頭發現小娃兒竟不在身後跟著，還像根木頭似的杵在大門口。

這下子他可就不高興了，眼底明顯顯露出不悅，捻著鬚子往回走，大手一伸便是揪住娃兒的髮辮往上一扯。

「啊——疼……」娃兒禁不住的喊了一聲。

「還知道喊疼就不笨！怎麼叫妳跟著妳不走，存心讓我發怒是不是？方才不是跟妳說過了，進了祁府就得聽我的、聽主子的，妳這會聽懂了嗎？」真是不受教，呆頭呆腦的，他不喜歡鄉下人家的孩子就是因為這樣，沒點見識又不夠機伶。可府裡人手不足卻是不爭的事實，前些天也不曉得哪個丫鬟撞了邪，直嚷著秋桂院有鬼，嚇得不少奴僕紛紛請辭，讓他一個頭兩個大，不少城裡人都聽說了，也暫時不敢把人賣進府裡，他才趕緊又吩咐人牙子把人找來，就是鄉下孩子也只能湊合著用。

這兩天進來的幾個，除了年長點的可以慢慢教，不少沒見過世面的孩子還真給他添了不少麻煩，看來這個傻娃兒也好不到哪去！

娃兒揉了揉被揪疼的頭皮，眼神清明，口齒清晰的道：「管家伯伯，我們還沒說好買定的銀兩，我怎麼可以隨便跟你走？」

怔了怔，祁貴又捻起八字鬚，看她的神情多了一分深思。「以為妳笨，倒是出人意料的聰慧。但妳說錯了，買妳的價錢之前就談好，我讓老六去帳房領銀子，哪錯了？」

「不，之前談的價碼不算，既然是我要賣，管家伯伯不該是跟我談嗎？」

這孩子說起話來倒是比一般孩子成熟不少，祁貴眼角多了點笑意。「妳這娃兒憑什麼跟我談價？」

「當然是我跟你談才算數，管家伯伯不知道吧，我可不是六叔親生的孩子，並不是非得照你們說的走。」一看對方臉色稍沉，她就知道這方法奏效了。

「嗯，妳挺聰明的。」這娃兒不錯，也許多花點錢也沒關係，「那妳說要多少呢？之前說好是三兩，現在給你們五兩夠多了吧？」

搖著頭，氣色不佳的小嘴兒吐出軟甜嗓音。「不，是十兩銀子！而且我只賣給你們十年，不買斷，一年一兩銀子十分公道，我會做很多活兒來證明的。」

「什麼十兩又不買斷……」微愕的祁貴本想拒絕，但念頭一轉，再次審視那張堅定的小臉。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娃兒看了一眼撫養她多年的中年男子，小聲地啟唇。「風紫衣。」

「風紫衣……嗯，是不錯的名字，可是……」邊皺眉邊斟酌的祁貴還在考慮要不要用她，畢竟十兩銀子才買十年，怎麼算都不划算，和他當初的打算差上一大截。再說，如果不買斷終身就容易有私心，不若買斷的丫頭忠心，所以祁府多是買斷的丫鬟，買斷的丫鬟待到差不多歲數時即由主子婚配府內長工，一輩子就這麼老死府裡，少有出府嫁人的機會。

「管家伯伯，買下我你絕對不會吃虧，我人小個矮吃不多，勤奮肯學又聽話，以後可以幫你很多很多忙。」風紫衣瞧祁貴不是拒絕而是猶豫，知道自己有機會，連忙說服。

雖然她真心想幫六叔家度過難關，但也不想自己一輩子就斷送在祁府做丫鬟，即便她年紀小，也知道為自己的人生打算。

聽她說起話來挺成熟，他也中意，興許能安排更難的活給她，思及此，祁貴終於點頭，「十兩就十兩，妳可要認真的做事，要是偷懶貪玩，我先抽妳十大板子再

賣到青樓，讓妳一輩子抬不起頭見人。」

聽不懂青樓是什麼的小娃兒笑得可開心了，小手往上翻，馬上就要求銀貨兩訖。

「管家伯伯，我的賣身銀。」

「急什麼，讓妳六叔去跟帳房支取不就得了？」這丫頭聰慧得緊，看來他還得多注意她。

小小年紀就談了樁好買賣，風紫衣笑逐顏開，連忙回頭對一直呆站著的中年男子說話，「六叔，你聽到沒？等會兒去帳房領十兩，可別少了。」

祁貴臉一綠，反觀中年男子卻心酸的擦掉眼角的淚痕。這十兩能做的事可比三兩多多了，這娃兒就是貼心。

風冷雲沉，雨氣濕重，一個陰雨天裡，瘦弱的風紫衣賣掉自己，撫著掛在衣襟內鳳凰圖形的金鎖片，她知道以後能靠的人只有自己了，就跟……當年的她一樣。勇敢點，跨出一步，沒什麼好擔心的，她是賣給祁府了，但僅止十年！

祁府的花園庭景特地請名家設計過，小橋流水、假山奇岩、花團錦簇融合成一幅美景，更特別的是，這裡刻意栽種各式花朵，讓四季皆有美景，就是白雪皚皚也能靠著勝雪白梅點綴出絕景。

不過，臉色明顯寫著怒意的風紫衣沒空欣賞景色，聲音拉大的對著無人的庭園恐嚇。「小姐，妳躲哪去了？立刻給我出來，否則我打斷妳一條腿，看妳下次還能跑多快！」

當下，繁花盛開的薔薇花叢忽地抖動了一下，一道鵝黃色的小身影瑟縮地縮縮腿，一張粉雕玉琢的小臉擰成皺包子，楚楚可憐地垂著兩行淚水。

八歲的祁天喜已能看出小美人的姿色，柳眉杏眸，膚白勝雪，櫻桃般小口紅豔欲滴，活似菩薩座前的小仙子，美得清靈，可惜……就是過度天真了點，一聽風紫衣的威脅，眼淚就自動滾出來了。

已經看到花叢一動，主子露出一截衣襠，風紫衣也不戳破，連忙又道：「小姐，妳可知道腿斷了的人要如何行動嗎？那可得手曲著，靠著手肘使力，爬啊爬的，爬到手肘膝蓋都滲血了，還得繼續爬啊爬……」

雙手叉腰的風紫衣不急著揪出愛玩捉迷藏的主子，她等著對方自個兒乖乖走出來。

入府月餘，她原本被分配到廚房打雜，也因此讓她發現祁府有個不好跟外人道的祕密——祁府一家老少根本是沒心機的濫好人，人家說米一袋十兩他們也信，連忙掏錢數銀，買貴了還直呼賺到，笑呵呵地四處炫耀。

也難怪這祕密不能跟外人說，要不大夥兒都一窩蜂來做買賣，就是紅月皇朝最富有的祁府也得坐吃山空，就她看，幸好府裡還有個忠心的祁貴管家，東看西管的，方讓祁府不至於被那些天真的主子敗光。

雖說她才剛來沒多久，但主子們的性子她也早就摸透了。

祁府老爺共有一妻一妾，元配生有長子祁天昊及長女祁天樂，而妾室所出則為次子祁天歡及么女祁天喜，看似妻賢妾嬌，有兒有女，堪為人生樂事。

但幾個主子各有毛病，先說老太爺是個頑童，大半時間都在外遊歷，尋找新鮮事；老爺則是眾所皆知的紙老虎，外表嚴肅實則心慈耳根軟；夫人長年茹素，開口閉口都是渡化眾人那一套；貌美如花的方姨娘是祁府唯一一個不會把錢財往外搬的人，但她在祁府沒有實權。

大小姐祁天樂年僅十二，雖才貌出眾、知書達禮，但繡花撲蝶難不倒，管理祁府卻有困難，更別說整日愛逗蚰蚰兒，不喜書本，活似身上長蟲般老愛往外跑的二少爺祁天歡。

至於她眼前這小小姐祁天喜就更沒什麼好指望了，讓她想怎麼餵飽乞丐、灑大錢可能簡單得多。

不過，有個人是她到現在還沒見過的——年僅十五便展現過人才智，武藝超群的祁家大少祁天昊。

聽說，紅月皇朝創國以來，世代君主皆是以世襲方式代代傳承，直到今日仍能維持開國時的榮景，守護四大城池的四大家族功不可沒。

而祁天昊更是四大家族傳人中，最讓人看好的少年英雄，蒙聖恩封為「昊天神鷹」，更因此提早接下朱雀城城主一位，照說該是能管理祁府跟朱雀城的好人才。偏偏近來他醉心武藝，朱雀城的事務是他的責任，聽說還管理得不錯，不過祁府的家務事，就幾乎是由著家人隨心所欲了，所以她才會從沒見過他。

本來她也不想插手主子們的事，但最後她實在看不下去了，揮金似土也就算了，反正他們家大業大，足以供其揮霍三輩子，可是見他們一再被人騙，還是用最拙劣的手法騙，就讓她不跳出來都覺得自己也被當傻子了。

沒想到這一跳出來管了米糧的事，祁管家便說她是可造之才，隨即把她調來祁天喜身邊，明著伺候暗著管束，畢竟，祁二小姐可是祁府裡最會花錢的人。

「原來小姐覺得用腳走路太麻煩啊？那往後就都用爬的——」

不待她說完，頭上沾滿樹葉草屑的祁天喜就一臉委屈的出現，星眸閃動淚光，有如蚊蚋的喊道：「紫衣，紫衣，我這就出來，妳別生我氣，別……別打斷我的腿……」她一副怯懦的模樣，完全忘了自個才是主子，而眼前敢凶她、敢給她臉色看的那個不過是花錢買來的丫鬟。

「那好，我不跟妳計較，妳把懷裡的小鳥放下。」看慣了對方可憐兮兮的樣子，風紫衣面無表情的下達命令。

「不，我不放，牠受傷了，我要替牠醫治。」可憐的小鳥兒，翅膀都摔斷了。聞言，噘起嘴，風紫衣比千金小姐還威風。「先替自個兒治治吧！瞧瞧妳手肘都沁血了，想害我被祁管家罰嗎？」瞧這模樣，肯定又是為了救這些小東西，不曉得怎麼弄傷自己了。

一直沒發現手流血的祁天喜咦了一聲，隨即露出令人疼惜的憨傻笑容。「紫衣，怎麼辦？好像開始痛了。」

她暗嘆一口氣，接過她懷中的鳥兒，「這鳥等會交給祁管家處理，小姐跟我去治手傷吧。」

「手傷……啊，那我們一起去找大哥拿藥，他的傷藥很好用哦！這時辰他應該在



後山練劍，我們快去找他，遲了他又不曉得會往哪去了。」她一手拉著貼身丫鬟，興匆匆地朝嚴禁下人走動的後山禁地走去，腳程快到讓風紫衣只有一會空檔能把小鳥交給別人。

不久，後山傳來一聲哀號——

「噢！好痛，誰用石頭丟我！」可惡，陪著笨小姐滿山跑已經夠辛苦了，還被人偷襲！

揉著頭的風紫衣擰起小臉，四下找尋凶手，她沒瞧見樹後俊逸的少主，只彎腰拾起一塊翠綠色綴著一抹血紅的玉石，不識價值地想往回扔，報仇。

「別扔、別扔，那好像是大哥的玉佩？」瞧著眼熟，祁天喜連忙出聲。

「大少爺？」不會吧，堂堂祁府的大少爺是個幼稚小鬼頭嗎？居然會躲在暗處拿玉佩偷襲人。

「紫衣，妳快幫我找找大哥，他一定就在附近。」祁天喜半帶憂心地說道：「他該不會受傷了吧？要不怎麼不現身呢？」

額上的疼痛讓風紫衣先入為主對未曾謀面的少主留下不良印象，認定壓根不需理會，「小姐不是說大少爺武功蓋世，藝超群雄，應該不會有事才是，他就算傷了胳膊斷了腿，爬也爬得回去，妳不用為他擔心。」

聞言，樹後冒著冷汗、沒法出聲的祁天喜氣結在心，卻也拿口出不遜的丫頭沒辦法。

今日，他如往常在後山竹林裡勤練家傳「昊天劍法」，一招「游龍破水」舞來生動，四方螿蟲驚起，再來「雲中刺鶴」，凌厲劍法如狂風掃過，低林間歇息的鳥兒驟然齊飛，拍翅在半空中盤旋。

陡地，椎心的刺痛由足踝處傳來，瞬間讓他痛得站不住腳，臉色霎時慘白，一股灼熱迅速衝向丹田，直奔胸口。

腥味無預警的衝至喉間，神智有著短暫的渙散，以劍拄地的他只能勉強撐著身子，可是眼前的視線卻越來越模糊，甚至出現三種顏色的疊影。

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只隱約得知是毒入經脈的跡象，於是立即盤腿運氣逼毒，但全身竟然使不出一絲氣力，毒性來得比想像中快速，他只能盡快封住膻中等幾個大穴，避免毒氣攻心。

當下，他有些後悔未讓侍從跟隨，雖然他仍有一絲意識存在，可他明白支撐不了多久，若再無人出現幫忙，恐怕明日此地將多一具屍體。

恍惚間，他聽見細碎的腳步聲以及稚嫩的交談聲，趕緊用盡最後的力氣投出腰間繫著的鷹形玉佩……不料，只換來一個不想管他死活的丫頭。

他氣得濃眉一橫，腹中氣血奔流，只能硬撐起一口氣，朝小丫頭的方向高聲一喊。但是，他的高喊聲其實並不大，只比自言自語稍微高上一點，在風吹竹林、竹身互相撞擊的聲浪中幾乎細不可聞。

不過正要拉著祁天喜回府的風紫衣聽覺比一般人靈敏，她聽見類似呻吟的聲音，回眸一瞧，一隻動了一下的墨黑靴子便躍入眼中。

她可以視若無睹，就此轉身而去，可是她還沒有良心盡失，無法泯滅天良、見死

不救的裝做沒看見，稍稍猶豫了下，便有些不情願地撥開比她還高的野草，將頭一探。

驀地，四目相視。

一雙乾淨如湖泊的大眼對上深邃似潭水的雙瞳，一時間兩人皆無語，靜得只有彼此眼底的倒影。

看她回頭不動，祁天喜也跟著伸頭一探，「啊！紫衣，妳找到大哥了，好厲害，我還以為他真的又溜回府了……咦！大哥，你吃到壞掉的果子嗎？怎麼一直吐黑汁？我娘說山上的果子不能亂摘，有的會吃死人……」

已經沒力氣說話的祁天昊只能在心裡深深嘆氣，為有這樣天真的小妹感到萬分悲哀。

猶不知被自家兄長狠瞪的祁天喜一臉開心，秀美的臉龐洋溢無憂的純真，咯咯地直笑，差點沒把她親大哥給氣死。

幸好是機伶的風紫衣看出端倪，趕緊拉開不知死活的小姐，避免她沾上有毒的黑血，並且鎮定的指著臉色由白翻黑的祁天昊。

「他中毒了。」她語氣平靜，沒有一絲驚慌。

「中毒？」祁天喜仍一頭霧水，不懂什麼叫中毒，迷糊的童顏泛著迷茫。

「就是……就是會死啦！」不是她要詛咒祁天昊，實在是她想不出更簡單的解釋。一聽會死，美麗的水眸立即波光蕩漾，盈滿淚水。「什麼，大哥會死？紫衣，妳快救救大哥！我不要大哥死啦！妳快救他……嗚……妳一定可以……嗚……」

風紫衣揪緊眉頭，不甚樂意的說：「可是救他很麻煩。」

一番話讓半昏半醒的祁天昊差點再吐一口血。所幸，這次祁天喜機伶了一點，連忙幫大哥求情，「紫衣，拜託妳啦，我也可以幫妳忙。」

「真的？」小丫頭聞言眉眼一挑，似有話未完。

祁天喜未察覺有異，連忙點頭，不料，不過半刻鐘不到，她就後悔了——

「這是什、什麼……好臭、好臭！妳不要靠近我……快拿開……臭死了！」捏著鼻子，像見到狗大便似的祁天喜連連後退，面色驚恐又害怕地退到百尺之外，怎麼也不肯走近風紫衣半步。

其實她也并不是不想幫忙，只是大哥發黑的臉看來真的很可怕，而且又發出令人掩鼻的腥臭味，她只要一靠近，腹裡就無法控制的不住翻攪，捂著嘴直想吐。

紫衣好勇敢喲！居然敢拿那麼臭的東西敷在大哥的腳上，嚴肅的表情好像大人。

「小姐，不要光站著不動，剛剛不是還說會幫忙，那現在還不來扶起大少爺，妳想他橫死荒郊野外不成？」她到底在逃什麼，不過就是臭了點罷了。

以前因為六叔家窮，請不起大夫，若有什麼小病小痛六叔都自己上山採草藥煮來吃，所以她也跟著認識了一些藥草，知道這種「魚腥草」可以祛毒化瘀，雖然臭是臭了點，但還好這叢生的野草邊就有這味藥，否則她可救不了他。

「……臭……」粉臉兒一皺，她一副快哭了的模樣。

風紫衣小大人似的冷哼一聲，「臭什麼臭，等大少爺變成一具屍體會更臭，妳要看他全身爬滿蛆嗎？」

被搗成爛泥狀的魚腥草散發出腐敗惡臭的魚腥味，是難聞了點，但可是窮人治傷的聖品，如果不是這個大少爺運氣好，他就真的會是一具爬滿蛆蟲的屍體了。

「全、全身是蛆……」連想都不敢多想的祁天喜眼神惶恐，粉嫩嫩的桃腮一下子刷白。

「快點過來，我一個人扶不動他……」真是的，這大少爺平時是吃了什麼，怎麼重得要命。

「我……我不敢……真的很臭嘛！」小臉皺成一團的祁天喜只走了兩步，嗆鼻的味道一衝進鼻間，她又如受驚的小白兔般退得更遠，驚嚇不已，早忘了她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她親大哥。

「妳……妳再不過來，我就把妳最喜歡的栗子花糕吃光光，一塊也不留給妳！」所幸，風紫衣早就把她的喜好摸透了，想威脅一點都不成問題。

「不行！不可以吃我的栗子花糕，我是小姐，妳是丫鬟……呃！紫衣，妳不要瞪我……我……在走了嘛……」嗚……紫衣好恐怖，兩顆眼珠子瞪得好大，像要吃了她一樣。

天性偏軟的祁家小姐一瞧見自家丫鬟惡狠狠的眼神，小小的小姐志氣立即如煙散去，驚恐萬分的顫了一下，不自覺地產生懼意。

比起噁心的臭味，她更怕紫衣的橫眉豎目，光是一瞪，心口咚地一跳，就會讓人覺得若是不聽她的話，下場一定很淒慘。

只是憑著兩個娃兒的氣力要想把中毒昏迷的祁天昊搬回府，實在難如登天，所幸在「搬運」的過程中，毒性得以舒緩的祁天昊曾短暫清醒，讓她們不致太吃力。

## 第二章

風紫衣輕輕推開書房的門，先嘆一口氣，接著跨過門檻，闔上房門，蓮步輕移，從移動的速度可以看出她有多不願意往前行，但再遠還是會走到，況且只是房門到書桌的距離。

再嘆一口氣，深呼吸，她坐上上好紫檀木做成的椅子，兩旁的把手被雕成神獸朱雀樣，精緻的程度不難看出主子的富有，可惜她的手沒有福氣撫摸這朱雀有多唯妙唯肖，自從她坐上椅子後，右手固定呈握筆狀，左手則只有機會撫摸到輕薄的紙張。

左手翻頁，右手就在總帳簿上謄謄寫寫，字跡頗為娟秀，看得出勤練過的痕跡，突然，一筆帳目讓她揪緊眉頭，暫想不通，也就作罷，左手離開細目帳簿，手肘一彎，手掌搭著下巴，她發起呆，忍不住，又嘆了一口氣。

一想起往事，她就後悔萬分，她人生中做的第一件錯事就是七年前救了中毒的祁天昊！

想當年，她辛辛苦苦救回祁大少爺，他卻恩將仇報，才導致她現在這不上不下的困境。

第一年，祁天昊說：「妳很聰明，反應敏捷，只要多用點心，日後必有益處，我現在先教妳讀書識字。」

自己當時有多錯愕，她到現在都還記得——整整一刻鐘闔不上嘴。太奇怪了吧，

她不過是一個買進府裡的丫鬢，就算多有文采也不可能變成千金小姐，到底為什麼要這麼為難她？日後能有什麼益處？考狀元嗎？

偏偏反對無效，大少爺一句「妳沒寫完一百個生字，腳就別給我踩上地，不然我打斷妳的腿」，讓她的反對立即吞回口中。

聽到曾經威脅別人的話被用在自己身上，對她來說實在諷刺，不過她對這不熟悉又聽說武功很高強的大少爺沒轍，只好乖乖的學。

第二年，祁天昊說：「光是練字不能有所用亦是枉然，妳現在可以開始學記帳理帳，日後必有益處。」

又是有益？她實在不懂，她又不當帳房先生，對她來說到底哪裡有益了？

但那把企圖打斷她腿的折扇從她小腿上移到手腕，對她的威脅都一樣，她只能把怨氣往肚裡吞，開始學記帳理帳。

為了方便學習，加上她學習帳務時常要到子時之後才能休息，隔年，她便從下人房搬出，祁天昊特將書房旁的房間整理給她，成了她專屬的房間，佈置雅致。

第四年，當她端著祁天喜的膳食繞過迴廊時，帳房先生特來詢問，二房的丫鬢向帳房提前支領例銀，這銀子撥不撥？她一驚，什麼時候她除了理帳外，還多了撥款的權？一問才知，又是祁天昊搞的鬼。

自此，祁府的大小花用全讓她一手控管，這年以後，她的手再沒空端膳食，遂作主替祁天喜安排了兩個她找的丫鬢，祁天昊也沒有意見。

再隔年，祁府名下大小商鋪的管事也來找她議事，問她紡紗的成本漲了，售價是否要跟著調漲？今年上呈進京的貢品數量會不會有問題？跟玄武城的生意往來似有虧損……

當時，祁天昊留了一紙短箋，說明他有事外出，由她暫代祁府大小事務，末句仍是「日後必有益處」，她百般無奈，只能硬著頭皮接下，不料隔月祁大少爺回府，卻再也沒接回管理祁府的職責。

之後，為了巡店及跟管事們議事，她必須更為得體，因此不能再穿下人的衣服，另一方面，不做下人事務的她幾乎都跟祁家主子生活，吃食也不再跟下人相同，於是漸漸地，她的吃穿用度亦比照祁家主子。

去年，她狠狠揪著祁二少爺的耳朵，把他從青樓名妓的寢房拉出，又一板一眼在街上教訓灑大錢救助乞丐的祁二小姐後，確立了她在朱雀城的地位。

自此，朱雀城的居民都知道，朱雀城是祁天昊管的，祁府是風紫衣做主的。

這些日子她也漸漸想通一件事，所謂的「日後必有益處」原來不是指她會有益處，而是祁天昊會有益處。

自從把管理祁府的職責交給她之後，他大少爺除卻城主之責，便多了不少時間遊山玩水，想想，這次他離府好像近兩個月了……哼，她被鎖在這大宅院，他倒好過了，樂不思蜀，都不知道要回來，枉費啊，她當初為什麼要救他？他根本是……

「恩將仇報！」

「妳說什麼，怎麼不大聲點？」折扇一敲，落在朱雀樣式的椅把上，傳來紮實清脆的響聲。

聞聲，風紫衣嚇了一跳，霎時回過神來，一抬頭，正好迎上一雙深邃的眼，當下，她臉色微微泛紅，下意識往椅背靠了點。

「大少爺……你回來了？」不知道回來多久了，怎麼走起路來無聲無息，她這發呆的蠢樣，不曉得讓他看多久了？

「嗯，辛苦妳了。」冷凝的臉在看到她的表情後放緩，微微勾起唇角。

祁貴說女大十八變倒是真的，不過兩個月不見，這十七、八歲的小丫頭，又多了些小女人的韻味，至少不說話的時候是。

看他風塵僕僕的樣子，一身青衣雖乾淨，卻帶了些許沙塵，她隨即疑惑的問出口，「大少爺還沒梳洗是嗎？」

「嗯，我剛回府，聽祁管家說妳在書房理帳，就先過來。」瞥過她眼下的陰影，想來這個月換季，商鋪的事務肯定讓她好些天沒睡好。

他不是不心疼，也知道讓一個姑娘家處理這些事務是很辛苦，偏偏他必須這麼做，要不怎能放下祁府大小事安心出遠門？

當年他上山練武卻誤讓毒蟲咬傷，是這丫頭救回他的命，也是這一救讓他得以認識她。

家人的性格他很清楚，他身上還有身為城主必須擔負的責任，實在無暇顧及其他，以往也只能由著家人，後來知道她的聰慧，還有天喜對她的百依百順，才讓他決定試上一試。

他親自教她臨摹習字、讀書識文，不僅放權讓她管祁府內外事，連商鋪的事也放手給她，事實證明，他沒有看錯人，她的確是個人才。

「我理帳，大少爺過來做什麼，要幫我看這些帳本嗎？」風紫衣嘴裡埋怨著，眼裡心底倒有些暖烘烘。

原來他還沒回房，知道她在書房就先過來了，也還不是這麼沒良心。

「妳這丫頭就知道挖苦我。」他順手一個彈指，在她額上留下一個紅印，看她臉一皺，嘴角上揚得更高，「沒的事，我特地先來看妳有沒有趁少爺出門時偷懶。」在外頭四處跑時，每每想起家，他總第一個想到她，一回來，自然就來看她，彷彿只有這樣，才有真正回到家的感覺。

「會痛啦！」放下手中的毛筆，她瞪他一眼，抬手揉揉額頭，剛剛那點暖意全散了，「還說我偷懶，最偷懶的就是你，出去遊山玩水可快活了，當然不想回來接我手上的事。」

被他一鬧，她也乾脆的收起「大少爺」的尊稱，直接你你你的叫。

「胡說八道，我出去是有要緊事，哪有妳說的快活。」他失笑，在外奔波幾個月，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想逗逗這丫頭，果然不讓他失望，她的神情還是這麼鮮活有朝氣。

方才那女大十八變的感慨也全變了樣，他左瞧右看，又是他逗了好些年的小丫頭了。

瞧她又瞪了他一眼，他刻意抬起大掌往她頭上揉了幾下，小姑娘一早編實的髮辮頓時亂了，看來有些滑稽。

「你可惡！一回來就知道欺負我，我又沒說錯！」風紫衣使勁拍掉作亂的手，反正他是練武之人不怕痛，她每回打他都是真的出力打。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別玩了。」

果真如她所料，祁天昊一點都不覺得疼，順手拉掉她兩邊的髮束，嘻笑著完全沒有剛剛正經的樣子，「還是這模樣適合妳，我瞧妳以前都像個瘋婆子在看帳，妳要束起髮結了辮，我還不習慣。」

「還不是你害的！看帳看到子時，一早又得起來習生字，誰還管束不束髮！」她氣呼呼的搶過他手上的束髮錦繩。她真不懂他，怎麼在外人面前威風凜凜的朱雀城城主，到了她面前就變了樣，老愛戲弄她。

順了順長髮，她將髮分成兩大束，就著其中一束又細分三束，快速的編起髮來，不料，本來俐落的動作卻讓突然插入她髮中的頑皮手指打斷。

她一手扯回長髮，臉蛋似羞似惱的紅了。「玩夠了沒？我這帳還沒算完，你不幫我也別礙著我！」

「妳這丫頭越來越沒大沒小，竟然說主子礙著妳了？」他又忍不住手癢的往她頭上敲了一記，只是這次很輕。

對他而言，經過這些年的相處，她就像他另一個妹妹，而不只是一個買進府給主子使喚的丫鬟，加上她幫了他許多，說是家人也不為過，動作自然也就親暱了些，兩人的相處方式一直是如此，卻沒人注意到這早過了主子與下人的分際。

「……明明就是還不承認……」

「咕噥什麼，老愛把話說在嘴裡，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在罵我。」不顧她的阻攔，他拉過她編了一半的髮，重新梳理。「女孩子家，編起髮來隨隨便便的，妳下次得放慢點。」

「你要是肯多看幾本帳簿，我就有時間慢慢編髮了。」她挑釁的雙眼直勾勾盯著他，不料他但笑不語，激得她嘴嘟得高高，甚是不滿。

這會，他不說話，她也不開口，不過他手上的動作倒是沒停下，髮束在他手掌中交叉遊走，一樣的动作，他做起來卻比她仔細流暢得多，不會有細髮散落。

頓時，風紫衣覺得氣氛有些曖昧，坐在椅子上讓他彎腰編髮的她，看不到他的表情，突然不知要開口說什麼，就這麼沉默了好一會。

「怎麼，生氣了？」

頭上傳來他低沉的聲音，熱氣呼在她頭頂，她卻覺得耳根都熱了，不想讓他察覺異狀，連忙搖頭，「才沒，我懶得跟你生氣。」

「妳當然不能生氣，瞧我替妳編的髮多漂亮。」纏繞上細紅錦繩，兩條整齊的髮辮服貼在她肩上，他頗為滿意。

本想道謝的她卻突然想起什麼，眉眼霎時往下沉，口氣不悅的挖苦。「你上哪學這……這編髮的手藝？挺純熟的，該不會是在遊山玩水時順道風花雪月了吧？」

「妳在亂想什麼？妳忘啦，我以前不是常幫天樂、天喜編髮，難不成妳跟天樂她們有什麼不一樣？」都是一樣的長髮，哪需要什麼技巧，就只有她沒耐性，才會編個髮也零零落落。明明千金小姐的才識都學了，還是這麼毛毛躁躁。

「是喔。」跟她想的不一樣，那很好，她該放寬心的，只是心裡又有些莫名的不舒坦。

祁天昊直起身，像哄小孩般拍拍她的頭，「就愛胡說八道，我先回院落梳洗，晚點我約了人，不在府裡用膳，祁貴這會出門辦事了，要是他問起跟他說一聲，免得又大驚小怪的沿街找人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應了聲，她心裡放了話卻不能問。

不一會，門闔上，她心裡那股酸酸澀澀的感覺也更濃了。

她跟天樂、天喜一樣有什麼不好的？為什麼她要覺得不舒服？

站在亭下的女子，有張嬌豔的鵝蛋臉，頗具媚色的丹鳳眼，身材高挑有致，相較於祁天喜如海芋般清靈脫俗的美，女子俏生生的美更貼牡丹的嫵媚，只是年歲還輕，假以時日當豔冠群芳。

這人風紫衣認得，是祁天昊摯交好友金准之的親妹金靈靈，金准之愛四處遊玩交友，即使是跟祁天昊到了朱雀城也很少上祁府拜訪，倒是金靈靈因為跟祁天樂有些交情，所以她見過幾面，不過都是遠遠看到而已。

天樂曾讚她不若外表那般高傲難相處，實際上是個頗為率真、愛恨分明的人，不似現下的千金閨秀總是嘴裡一套、心裡一套。

風紫衣卻不懂自己在不高興什麼，天樂讚揚金靈靈關她什麼事，為何她心裡要發悶發慌？尤其對方現在正跟祁天昊貼近著說話，竟讓她有種東西被搶走的錯覺，不舒坦直在心底蔓延。

「丫頭，妳呆站著做什麼？」

回過神，她抬起頭，順著涼亭的方向看去，金靈靈已經從另一邊離開，喚著她的祁天昊，看來心情不錯。

既然他已經看到她，她要是往回走，反而顯得作賊心虛了。

風紫衣整了整心神，腳步一踏一點，鞋尖的團花飾物隨之輕搖擺盪，衣袂飄飄，緩緩來到他跟前。

「大少爺，早。」瞧他不曉得發現什麼寶，這麼高興的樣子，難不成是人家小姑娘答應許給他了？

思及此，她臉色更為黯然。

「還早？丫頭，都日上三竿了。」他啜飲一口茶。靈靈報了消息，說他找了許久的東西有下落，讓他心情很好。

「我現在才見得到你，當然這時候道早。」想想，頓覺自己這話說來像在拈酸吃醋，暗紅浮上臉，連忙轉了話題，「以後別老叫我丫頭，我已經十七了。」

祁天昊心情好，不在乎她的臉色語氣不佳，順手拍拍她的頭，「我看妳也沒高多少，個頭看來明明還是個小丫頭。」

「天喜也不高，怎麼你不叫天喜丫頭？」這次她一樣使勁的拍開他的掌，一點也

不怕惹惱主子。

自從她當了祁府的家之後，跟主子們的感情就跟家人一樣，叫他們名字也叫習慣了，唯獨……對祁天昊她總愛偶爾喊兩句大少爺，像是想提醒自己什麼，叫她別忘了自己的身分。

「嗯……那不一樣。」想想，天喜及笄之後，他就沒再說過她是丫頭，倒是紫衣總讓他覺得長不大。

明明她很聰慧，更是比一般姑娘早熟，但或許是因為這樣，逗弄她時，她的大反應總叫人失笑，這點上可就像個孩子了。

「分明就當我是個孩子……」她著實不喜歡這種感覺。

方才看他跟金靈靈說話，雖貼近了些，倒仍謹守分寸，兩人雖熟悉，但不曾逾越男女之防，言談間有笑卻又不恣意，在她看來，這才是男女相處之道，哪像他們倆，總是打打鬧鬧、沒個正經，像是孩子在玩。

本來……她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，但隔了些時候再見金靈靈，那益發俏麗的身段和嬌媚的姿容，卻像一根刺般扎在她心口上。

「妳是啊。」看小姑娘嘴又嘟得老高，眉毛都揪緊了，他一手捏了捏她粉嫩的臉頰，幫她整成笑臉，他喜歡看她開開心心的。「別愁眉苦臉，當小孩有什麼不好？喜喜樂樂的沒啥煩惱。說吧，妳這會找我是有事吧？」

「喔，差點忘了。」本來要反擊的風紫衣突地想起正經事，連忙從懷中抽出一本藏青色的簿子，啪啪翻了起來，「這裡有筆帳，我瞧著有些怪，但又想不出所以然，你幫我瞧瞧。」

祁天昊大手一抓，簿子又闔了起來，再一抽，簿子離開了小手，在石桌上攤開，「急什麼，在桌上慢慢翻，我人又不見。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，誰知道你明天還在不在……」嘴裡碎碎抱怨著，身子倒是聽話的坐上石椅，右手輕輕巧巧翻起書頁。

一邊翻頁，她一邊在心裡埋怨他時常留下一紙短箋，夜半或清晨就離府，隨性極了，除了跟他同行的人，誰會知道他什麼時候走？就連她也不知曉。

「妳這話說在嘴裡的壞習慣得改掉。」話老在嘴裡消散，叫他聽不真切。

「喔。」她隨口應著，注意力已經轉到帳簿上，沒管他說了什麼。

瞧她專注，他走近她，「找到沒？」

「……嗯……找到了，就這筆帳。」她側頭想叫他過來看，不料他已經走到她身後，彎了腰幫她看帳。

兩人的距離很近，這樣抬頭看他，比前兩天在書房的姿勢更曖昧，她頭再抬高些就能碰到他的下巴。

頓時，心跳卜通卜通的聲音，風紫衣自己都能聽見。

「嗯，這筆帳是有問題，妳提點一下吳管事，這岩鹽打北南運，多少有些虧損很正常，但每年損耗的量差不了多少，叫他吃東西要擦嘴巴，別讓我親自幫他擦。」沒發現盯著他看的眼神，祁天昊沉吟道。

祁家的商舖不少，手底下的管事數十個，更別說下面的夥計難算，人一多，難免



會有人手腳不乾淨，只是水至清則無魚，貪點小錢，基本上主子們都不會為難，這事當家這麼久的紫衣必定知道。

但這小丫頭也機伶，幾個管事這些年雖服了她的本事，但要她在這事上作主還是略嫌名不正言不順，所以得借他的手。

「怎麼？你要留他？」收回觀察著他的視線，她指著一筆帳，頗為不滿的說道：「這次近百兩呢。」

她還以為他會大刀闊斧的辦了他，畢竟這個在她面前愛鬧的主子，在外人面前可沒這麼溫順，光是臉一冷就能嚇壞不少人。

「就說妳這性子別老是這麼急躁，妳想吳管事都什麼年歲了，再兩年照祁家的規矩就得回家養老，所以妳想他這次為什麼會這麼急？」

「他想攢錢養老。」

鼓勵的摸摸她的頭，這是習慣使然，他沒瞧見姑娘家因此又紅了臉。「就是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這回就算了，當是主子感念他的苦勞，要妳提點他是別讓他還有下回，若是教壞底下的人就麻煩了。」

她抬手輕撫臉頰，想消點熱氣，不讓他察覺，「喔，知道了……對了，你認識玄武城的花總管嗎？」

「紫衣，妳見過他？」祁天昊的聲音驟冷。

「怎麼了？」抬起頭，瞧他難得一臉嚴肅，還叫了她的名字，風紫衣留了心。「我沒見過他，只是聽說他有上門拜訪，我那天也不在，去城外巡鋪子了，是祁管家跟我提到，但那人也不是找我的，聽說是找你，難道你不認識？」

朱雀城跟玄武城雖說做生意好些年了，但也只是剛好買賣雙方都是城主，實際上往來的是底下的管事，她沒見過玄武城城主，也不認識那個在城主家做事的花總管，實在不明白那人找上門要做什麼。

她暗自猜想，也許是祁天昊的舊識，但這會見他表情有異，倒有些奇怪。

「我知道了，往後這人上門，我若不在就打發他走，妳別自己見他，聽懂了嗎？」他口氣一沉，手還扣著她的肩膀，雖不重，卻有不容拒絕的氣勢。

「為什麼？」他這麼慎重實在啟人疑竇。

他沒有回答，手上力道加重幾分，「答應我。」

「知……知道了，大少爺，你這麼用力，我肩會疼。」她吃痛的皺緊小臉，將身子挪了挪，避開他的手。

他這才連忙放開手，神色歉然，「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。」

「我不懂，為什麼……」

大掌一伸，越過她的身子，祁天昊將石桌上的帳簿闔起，遞給她，正好打斷她的話，「好了，沒問題就把帳簿鎖回書房，准之在鳳凰客棧設了宴，我去赴宴，午膳不在府裡用，妳跟祁管家說一聲。」

「我……」她一站起身，人已經背對她走遠了，她嘟嘟囔囔的抱怨著，「我又不是你跟祁管家的信差……」

她實在好奇，到底是什麼事要這麼瞞著她？接著心裡又不免有些澀然，這回他回

來，倒是有許多事都不能跟她說了。

金靈靈跟他談了什麼，她不敢問，還以為他仍會像往常一樣主動提起，這回卻沒；  
花總管的事，她已經問了，他卻避開……

雖說天氣已經有些涼意，她還是在亭子裡待了好久。

CRESCENT FAMILY